

# 時間規劃

淮哥



「時間」是用來計數「生命」的。由於時代的脈動在加速，時間成爲了我們追趕的對象。生產者認爲時間寶貴，用效率來追時間；運動員要超越顛峰，以速度和完美的動作來追時間；人類認定生命不過百年，所以用「時間管理」和「生涯規劃」來調適爲有效率的生活步調。

到底生活在這空間裡，「生命」是在追時間呢？還是被時間追呢？常讓大夥茫茫然。運動員用盡了一生精力，想要

在重要比賽中快那麼〇・〇幾秒。而那〇・〇幾秒，對他們而言，生命的重要意義僅是〇・〇幾秒，它所象徵的生命意義是永恆的。以時間而論是「微觀」，僅〇・〇幾秒，但對生命的體驗卻是「巨視」，他是用生命追時間的。

反之，當過學生的人都知道，準備考試之於學生是重要工作之一，假設下週要考試，那麼這一週經常是無精打采，懶懶散散，因爲時間還有一週；若是明天要考試，那麼，今

晚挑燈的效率奇高無比。急迫的事情任誰都會去做，然而常忽略了「重要而不急的事！」到頭來時間永遠不夠用而與時間賽跑，這是先前浪費了太多生命之故！

時間的問題在道場上也時有所聞。「求道」祈能「頓悟」來超越需較長時間的「漸悟」，以達到一指超生之境，這也似乎是爭取時間。但在辦事上，常感到人才不足，人少事繁難以兼顧。理應較早便發現平日只知用人而未作培養人才



的缺失，不要等到捉襟見肘時，才恍然大悟。才開始大力培養新人，增加忠恕學院招生名額。又當事情來了，除非有彌勒祖師的千百億化身，否則仍將左右為難。因為忠恕學院要服務，地方要辦道務。在這種困境之下，地方只好搬出「時間管理」。週一、二——忠恕學院時間；週三——整合、地方開班用；週四——會議日；週五——教育訓練；週六——施行成全拜訪……等。好讓同一時間牽動所有的道親動起來，這無非是要用組織力量來緩和和協調的壓力；用時間規劃，來調整道務推展的空間。

其實，時間真的能管理嗎？有人說：「時間是無法管理的。」無論是怎麼樣的規則、思考，時間還是一分一秒的過去。既不能把用不完的時間存起來等待以後再用，也無法引

用加速器把時間調快。所以，時間的管理與生命的意義，看起來沒啥關係。再冷靜想一想，我們所謂的管理是管理自己的生命。當生命獲得了更高的效率，相對的，時間就變得更充裕了。這種所謂「時間管理」其真正的意義是使時間與生命相對的得到一種平衡，使有限的時間變成無量的生命價值，這不是修道者一世修一世成的方針嗎？

然而，對於時間和生命的運用，有的人是隨著時間的節拍前進；有的是期望用一生的時間換取生命的特殊意義。

聽說，一個人在八十歲時與太太到巴黎旅遊。他們四處看了又看：

老人說：「事情已經改變了，巴黎已經不再是巴黎，我在五十年前來的時候，那才是真正的巴黎。」

他太太笑了笑，她說：「我的了解跟您不同，我認為現在的您不是過去的您，就這樣而已。巴黎還是一樣的，看看眼前的年青人和五十年前的您一樣在享受。」

的確，「您不是以前的您，巴黎是一樣的。」

我們成長了，會為生活在現代的小孩感到遺憾，而或許我們不知道，現代的小孩也會為他們下一代的小孩感到遺憾。事情一直都是如此的進行，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時代具有某種特別的品質——現代不如從前。然而不管人事如何變遷，空間和時間不會被下一代腐化。因為人類無法抓住時間，又如何去腐化它？人類可以污染空氣、海洋，但時間能污染嗎？

時間無法抓住，等到有覺知的片刻，那片刻的時間已經

不復存在，已成爲過去了，變成歷史了！我們無法污染時間，時間是最純淨的。

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：

一個乞丐坐在一棵樹下，另一富人的車子拋錨在眼前，司機在修理車子，富人走出車子，看見那乞丐，在陽光普照、涼風習習的樹下舒服的休息。富人走到樹下坐在乞丐旁……

他說：「您爲什麼不工作？」

乞丐反問：「您爲什麼要工作？」

富人覺得有一點困擾的說：「當您有錢，就可以有很多錢在銀行裡。」

乞丐又問：「爲了是什麼？」

富人更覺困擾，他說：「爲了什麼！爲了在年老時，可以退下來休息。」

「但是，」那乞丐說：「

我現在已經在休息了！爲什麼要等到年老呢？爲什麼要去做無謂的事——賺錢呢？現已在休息！爲何還要等待？」

故事看起來與事實格格不入，但與修道是契合的。社會上的成功是去做那些困難的事情。舉凡賺錢、犯罪、政治：等。以爬高山爲例，要準備重裝備及在平地的體能訓練，而後背上幾十公斤的重量，爬上山頂，經過數日或數月的努力，終於攻上頂峰，事情成功了。然而，我們會永遠停留在頂峰嗎？不！我們還是要回家。這就對了！我們要回家休息，要回家休息，爲何還要繞一大圈再休息呢？搞不好未回到家就已經永遠的休息了。真的有一企業家遇到道親去渡化，他也知道「道」很好，但要等到八十歲再來修行，結果生命只有七十九。

真理和時間都一直存在，可以在白天達成真理，也可以在晚上達成真理；可以在市井，也可以在喜馬拉雅山上達成真理。達成真理的人，可以是男人、女人、小孩、年輕人或老年人，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達成真理。唯一的原則是要即時，勿讓周邊的真理隨著時間流水般消逝……

時間僅百年，真理散落各處，何處找尋生命的定點呢？有位老和尚受邀在七樓民宅作客，在相聚裡談經說道，主人在旁催促用膳，突然間地震來襲，所有的人都向外衝，主人也尾隨在後。正在害怕之餘，主人轉頭看見老和尚一動也不動。心想愧對老和尚，故而轉回。

老和尚：「坐下，我們剛才說到那裡了？繼續！」

主人：「我心裡害怕得很

，無心聽道。」「不過有一疑問？眾人皆逃，為何和尚不逃？」

老和尚：「其實，我也是逃。眾人之逃，不論逃到六樓或在那裡，地震仍然存在？而和尚是往內心逃，那個地方沒有害怕，沒有地震，純真美好。」

時間是無限，過了；生命是有限，死了。無助的是眾生的心；超越是佛的心。在沒有害怕、恐慌一片清靜的內心，在那裡，外在的誘惑只是過往的旅人，一切的貪婪，早已塵封千年；宇宙的真理都為我們存在；所有的災難只是一些現象。用一點時間規劃生命，讓偏離原點的還原；脫離軌道的歸正。追求，所獲得的是放不下的苦海；不如抓住一個永恆的原點，把生命定位在此罷！

## 堅毅不朽的老車頭

(白話詩)

曾正勇

火車頭踩著鐵軌 數十年頭也不回  
問一聲您累不累 下一站是南是北  
不怕風雨及打雷 不管日出或天黑  
路途再遠也不怕 後面車廂緊跟隨

老前人和藹親切 為道務辛勞疲憊  
小徒弟資質愚昧 望前賢多加慈悲  
逢天時三期末劫 更突顯一貫可貴  
執迷者依舊徘徊 不上船著實可悲

火車頭永不氣餒 似前人高風亮節  
後車廂緊扣依偎 如後學魚不離水  
看鐵軌綿延不絕 像至道永不傾斜  
瞧一片金黃稻穗 粒粒飽滿頭低垂

